

中日語言文字與語音發展過程之對比分析

曹瑞泰*

摘要

本文乃針對漢語與日語的文字與語音的發展流程進行比較分析，從兩方各自的文字源流、發展路徑，以及標音系統的建構等，檢視雙方的共同點與各自發展出來的特色。

中國的漢字根據六書原理與實用性原則，逐步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文字體系；即使為表意文字，千餘年來仍然以反切法有效的紀錄漢語及其語音的發展，直到進入 20 世紀後才以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代替了其為漢語標音的功能。日本最初係以從中國傳入的漢字來為日語標音與紀錄，但由於所屬語系不同，語法結構相異，使得具有阿爾泰語系中膠著語特性的日語，搭配具有濃厚孤立語性格與表意文字內涵的漢字，在實際需求面上兩者難以完全契合。所以日本人乃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符合其語言需求的表音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配合漢字一起使用。

近代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日中兩國先後興起文字改革運動，日本以羅馬字創造出兩套大同小異的「日語羅馬字」，加上原有的平假名、片假名與漢字，日語的文體表現成為多文字混用的系統；而中國的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卻只仍單純地用於標音，雖然漢字字體上有了繁體字與簡化字之分，但仍是同一套漢字，故中日兩國的文字體系，雖然同源卻有迥然不同的發展過程與結果。

關鍵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膠著語、孤立語、反切法

*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A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aracters and Pronunciation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

Ruey-tai Tsao

Abstract

This study contrasted and compared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 in term of characters and pronunciation. The two languag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and their phonetic symbols were examine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a sound writing system based upon the six principles (Liushu) and the practicability. For thousand years, the use of reserve-cutting method had successfully kept a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and pronunciation in spite of Chinese featuring ideographic writing. Until the 20th century, the reserve-cutting method was replaced by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and Pinyin. The earliest Japanese writing system and phonetic symbols adopted the system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pread to Japan. This mixed use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had caused a problem of being in agreement in practic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and structures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Chinese, an ideographic writing, is isolating language while Japanese is agglutinating language. As a result, to meet language needs, Japanese invented their alphabetic writing including 'Hiragana' and 'Katakana' as a partial use plus Chinese characters (Kanji).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s, Japan and China respectively initiated writing revolutions in modern times. Japanese invented two similar sets of Japanese Roman alphabet. This invention plus the use of Hiragana, Katakana, and Kanji indicated a multi-writing system. On the contrary,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MPS) and Pinyin are still marked as phonetic symbols in Chines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traditional form and simplified form. In spite of this, this development in China never changes its wiring system.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reached at different destinations after experiencing various evolution processes although they are homologous.

Keywords: ideographic writing, alphabetic writing, agglutinating language, isolating language, reverse-cutting

中日語言文字與語音發展過程之對比分析

曹瑞泰

一、前言：

本文運用語言對比分析的理論與方法，進行中日的語言文字中文字與語音發展過程的對比分析研究。比較漢語與日語的文字與語音發展的流程，日語雖然也有漢字與漢音，但畢竟僅為其語言系統發展過程的一類成形的工具而已，其他尚包括平假名、片假名與羅馬字等，皆有各自不同的根源與特性，故須採取歷史資料的比較進行對比分析，從兩方各自的文字源流、發展路徑，以及標音系統的建構等，檢視雙方的共同點與各自發展出來的特色。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藉由文字，語言方得以記錄流傳。清代學者陳澧曾經說過：「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流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當代學者李梵在其《漢字簡史》一書中也明白指出：「字為聲跡，文字是語言的延伸」（李梵，2005）。所以無論任何族群早已發展成形的口頭語言，皆須待書面語出現後，方能有系統的傳遞與流傳。雖然就現代科技的成就回論語言的分類，可以分為聲音語言、文字語言、行動語言(包括手勢、表情等在內的肢體語言，以及手語等)、機械語言(包括電信傳遞用的摩斯密碼、電腦語言、點字等)的四大類，但本文主要的比較研究方向乃界定於聲音語言與文字語言的兩大範疇之內。

本文中所謂的「中日語言」，指的即是中國與日本各自所使用的標準語，現代日本方面乃是以東京音為標準的「日語」；中國方面則包含台灣海峽兩岸所使用，以北京話為基礎音所發展出來的共通語言，亦即等同於大陸的普通話與台灣的國語，或者是對外漢語教學中所使用的「漢語」一詞。除為求得方便大架構的敘述而採用「中日語言」一詞外，在進行雙方各自語言文字的詳細對比分析中，本文將採「漢語」與「日語」對應使用。

二、漢語文字與語音的發展

漢語的源頭因欠缺明確的文字記載，無法確知起源於何時、何地，但據推敲應也有若干萬年的歷史了。若探究漢字的起源與發展則是有跡可循，從甲骨文算起約有 3400 年左右，若從零散的文字遺跡追溯則可能遠溯自 6000 年前。所以進入西元年代初期，東漢的許慎已可將中國的漢字進行有系統的整理，撰寫出中國語言文字學的聖經：《說文解字》，¹詳細解說經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六書」準則，所創造出來的「文」與「字」的涵意等。²

（一）漢語語音發展的分期

有了系統的文字記載之後，語言的音韻也就可以有系統的流傳。根據相關史料與韻書，中國有部分語言學者將漢語語音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 1.上古時期：公元 4 世紀以前，即晉代以前。上古音主要以《詩經》的押韻與漢字的諧聲所反映的音系為代表。
- 2.中古時期：公元 4 世紀到 12 世紀以前，即晉代至北宋以前。中古音以公元 601 年陸法言所撰寫的《切韻》一書的音系為代表。
- 3.近古時期：公元 12 世紀到 17 世紀以前，即北宋至清代以前。近古音以公元 1324 年周德清所撰述的《中原音韻》的音系為代表。
- 4.近現代時期：公元 17 世紀以後迄今，即從清代至今，以北京話的音系為代表。

3

另有根據歷代的代表性通用語言進行分類者：

- 1.周朝的雅言：周朝時期為公元前 1122 至 256 年；《論語·述而篇》等指出「雅言」一詞，且歷史上許多相關註解以及古韻的研究者，如陳第、顧炎武、章太炎等皆認同「雅言，正言也」之主張，視雅言為周朝當時的標準音。

¹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 100 年)，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鄆城)，許慎(字叔重)作《說文解字》，以“形”“義”為主，收錄了 9353 個字，分為 540 個部首。使文字有了歸類。但許慎卻等到東漢安帝建光元年(西元 121 年)，才獻給皇帝。不到幾十年便流行於天下，是文字學最早的一本書。

² 中國古代的文字學家稱獨體的字為「文」，合體的字為「字」。獨體的結構不能再分解，故說明之，此即為「說文」之意；合體的結構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偏旁，故剖解之，即為「解字」。以上兩層意義合而為一，即為《說文解字》之名的含意。

³ 原來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與近代 4 個時期（邵榮芬，1979：4），筆者將近代修正為近現代，以符合實況。

- 2.秦漢的通語：時間約在公元 1 世紀的前後 4 百年之間，尤指秦漢一統天下後，境內所通用的語言（通俗語言）。漢，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與東漢，劉熙的《釋名》等書，皆已敘及方言與「通語（或稱凡語）」的對比關係。
- 3.南北朝正音：漢末內亂外患頻仍，一統政權崩解，不分族群有實力者即據地稱王，中國進入民族大融合的時代，語言、語音有諸多歧異。惟根據當時的詩文作品視之，以漢語為主幹的「普通話」則未有太大的更異，此類普通話，史書上皆名之為「正音」，以別於各地的方言。語言不一致，不僅在各代朝廷的文武百官中造成溝通不良，滋生不必要的隔閡，連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成了交流的障礙，所以有南齊高帝蕭道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等推動中原語音的正音運動。
- 4.唐宋韻書：時期約在公元 581 年至 1279 年，在流通的普通話之外，基於政治與學術上的需要乃產生了韻書（如陸法言的《切韻》等），以反切法所建構的標音系統，成為文人寫作詩賦的押韻根據，以及朝廷考試功名的取舍標準。
- 5.元明舞台語與北方官話：韻書統一書面語，而民間的語音音值也一直在調和進展中，歷朝通行的「普通話」既同化了外來的胡人，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各地的方音與胡言胡語的特色，形成了一種廣泛通行的「北方官話」。尤其北京歷經了三百餘年的經營（公元 937 年~1272 年），奠定了其在北方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面向的中心地位，使得以北京城為中心的官話，成為最具流通優勢的語言，當時北方興起的民間戲曲即以這種語音來演唱，官話成為此後數百年的舞台語，也造就出今日北京音系為國音的濫觴。

滿清入關後，雖然以滿洲文為清文，滿洲話為國語，但並未廣為推行，所推行的是為便於統治，且已被廣為接受的正音，亦即北方官話；並在福建、廣東兩省設有正音書院。⁴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中國區域主流語音的發展是有軌跡可循的，亦可

⁴ 上述 5 類乃筆者根據《國音學》〈民國以前國音史略〉，歸納修正而成。（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2005：11~22）。

以說語音在歷史上的發展是有其規律的。學者邵榮芬將語音發展的規律性分成兩類：一為「無條件的變化」，意即原來讀某一音的字的全變化成為讀另一個音的字，未受任何條件限制。例如古代是-m 韻尾的字，現在北京話都變化成了-n 尾。舉實例而言：「甘」字已讀成 gan，而不讀原來古音的 gam，「三」字也已讀成 san，而不讀古音的 sam 等等，無一例外。另外一種則是「有條件的」，亦即指讀某一個音的字不全作某種變化，只有符合某些條件的字才會作這種變化。例如古代是-m 韻尾的字，現在在廣東話裡大多數仍是-m 韻尾，只有唇音聲母的字才會變化成-n 韻尾。舉實例而言：原來「三」字讀 sam，現在仍讀 sam，而原來讀 fam 的「凡」則已變化，讀成 fan。(邵榮芬，1979) 再者，漢字雖然不是拼音文字，古代也無類似現代準確的漢語拼音、注音符號、或者是國際音標等標音系統，但根據漢字本身、或韻文、或直音、或反切、或韻書、或韻圖、或同音異調字，乃至於中外對音等，皆可掌握漢語言文字系統的語音變化，了解漢語系統方言語音的差異。何況現在更有了能夠準確掌握語音的漢語拼音、注音符號、以及國際音標等標音系統，對於漢語言文字的語音等研究必可獲得更深入且正確的成果。

(二) 中國漢字的主要標音方法

談到中國漢字的標音方法，首先應闡述被廣為使用超過一千六百年的「反切法」。反切是利用兩個字的讀音來拼讀另一個字的讀音，被拼讀的字稱為被切字(spelled word)，在二字急讀成音時，反切上字只取聲母，此聲母與被切字的聲母相同，稱為「雙聲」；反切下字則取韻母及聲調，必須和被切字的韻母相同，稱為「疊韻」、也必須和被切字的聲調相同。例如：反尺良切「昌」(chi+ang→：chang：古音)，反蘇甘切「三」(su+kam→：sam：古音)、反德紅切「東」(tok '+hong→tong：古音)等。反切法被多數人認為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在梵文拼音的影響下所建構成形的漢字標音法，其從漢朝末年開始被使用於標示漢字的讀音，直至 1918 年方為注音符號所取代。但在此一觀點外，反切法的起源眾說紛紜，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四種：

1. 起源於三國時魏人孫炎：此一說法最早見於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中的〈音

辭篇>：「孫叔然（即爲孫炎）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 2.起源於東漢末服虔：日本釋安然《悉曇藏》引用唐朝武玄的《韻詮》中〈反音例〉稱到：「服虔始反音」；清代的章炳麟等人亦主張此一說法。
- 3.來自西域：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提到「反切直學，自西域入於中國，至齊梁間盛行」。
- 4.中國古來有之：這種說法可能來源於“二合音”，沈括在《夢溪筆談》裏的《藝文二》卷十五中寫道：「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源也。」；也可能是起源於文字創制之時，清代劉熙載所著的《說文雙聲》裏的《敘》說道：「切音始於西域乎？非也。始于魏孫炎乎？亦非也。然則于何而起？曰：起於始制文字者也。許氏《說文》於字下系之以聲，其有所受之矣。夫六書之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迭韻、雙聲，皆諧聲也。許氏論形聲及于‘江’‘河’二字。方許氏時，未有迭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爲迭韻，‘江’‘工’爲雙聲，是其實也。後世切音，下一字爲韻，取迭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非此何以開之哉？」。

5

另外，直音法盛於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對漢字的讀音常使用“讀若某”或者“某聲”，即是此法。例如「材，才聲」，意思即指「材」字的讀音應讀成「才」。又如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中也有「拾，音十」的敘述。而同音異調字標音法類似直音法，其使用同音不同調的字並註明聲調，例如對「刀」字的標音，《康熙字典》注「到，平聲」。刀是平聲字，到爲去聲字，單用到來對刀字注音並不準確，所以須加注正確的聲調，才能得到“刀”字的讀音。

其他如古代中國境內，回族學習阿拉伯語，不學漢字，但他們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來拼寫口語（漢語），這可說是中國最早的拼音。元朝時的蒙古統治者也曾經用修改過的藏文字母來拼寫漢語等語言，稱爲八思巴字。八思巴字雖然不是

⁵ <http://hc.17game.cn/html/2004-3-6/20043604845.htm>；charleychang，〈浅谈中国古代注音的种类〉。

專門拼寫漢語的，但也應可列爲中文拼音的一種。而明朝時的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可說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這三種拼音方法之中，尤以明朝傳教士所創之拼音法影響最大。明朝時，在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爲了學習漢語，以拉丁文爲漢字標音，進而創造出有系統的拼音方法。最早的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義大利人 1583 年來華)根據拉丁文發明的二十六個聲母和四十四個韻母的拼音方案，著有《西字奇蹟》，原書失傳，但有 4 篇漢字與拉丁字母注音對照的文章流傳。⁶之後也是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10)以利瑪竇方案爲基礎，於 1626 年編撰出《西儒耳目資》一書，這些書籍資料在當時的主要功能，雖然是提供給外國傳教士等學習漢語、認識中國之用，而非給中國人閱讀，但因爲是國內最早使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標音的書籍，中國近現代的語音學與標音系統的發展，甚至連當今兩岸所使用的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的制定過程皆有受其影響。

(三) 中國近現代的語言文字改革運動

追溯此一階段漢字標音運動的源起，除上述耶穌會傳教士所創以拉丁字母注音所誘發的語文改革風潮之外，清末的維新運動也從政治改革蔓延到語言文化的改革，如改革文言文、使用白話文、漢字簡化、新標音、乃至於後來推動的新文字等運動，一波又一波地展開。歸納近現代語言文字改革運動的特點，約可分爲以下四階段：

1. 西洋傳教士開啓的漢語羅馬拼音時期
2. 從切音字到注音符號時期
3. 新文字語音的拉丁化運動時期
4. 漢字簡化運動時期⁷

⁶ 參考史料：《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重印；羅常培（1930）《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⁷ 羅常培(1934)的《國音字母演進史》、黎錦熙(1934)的《國語運動史綱》、陳望道(1939)的《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倪海曙(1959)的《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以及周海光(1961)的《漢字改革概論》中，皆依據各自屬性，有大同小異的分期。但由於年代久遠，多少與實際發展狀況有些差距，筆者乃重新歸納分期。

清末國政不清，整體國力衰弱，已淪落至無法抵抗列強侵略，屢屢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地步。強化國力的維新運動也從政治擴展到經濟、文化等領域，知識份子間有主張普及教育、改良文字、改良標音系統者，於是逐漸形成簡字與標音改良運動。簡字運動有福建盧贛章的《中國第一快切新字》，用以拼切廈門方言語音；後續又撰寫〈中國切音字母〉以及《北京切音教科書》等。另有河北人王照撰寫〈官話合聲字母〉，浙江人勞乃宣則於王照的官話字母之外，另外增加簡字，著成《簡字全譜》，但清末拼音簡字終未能形成政策，以統一音標推行國語教育則成為清廷學部政策的主軸之一，並於宣統三年召開「全國教育會議」議決有關統一國語的相關辦法。同年武昌起義國民政府成立後「統一國語」運動仍賡續推行，並依不同階段設置「讀音統一會」、「國語統一籌備會」、「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以及「國語推行委員會」推動相關工作。

1911 國民政府成立當年，教育部即通過「採用注音字母」一案，確立漢字注音的基本方針，並設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進行法定國音之審定、核定音素總數，以及採定字母，每一字均以一字母表示。隔年通過由章炳麟創始，為「取古文、篆、籀逕省之形」的簡筆漢字為「注音字母」，1918 年 11 月 23 日公佈施行，計有聲母 24 個、介母 3 個、韻母 12 個，⁸另外訂有濁音符號及 4 聲點法。1919 年教育部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為我國第一個直屬教育部，專辦國語業務的行政機關。1928 年教育部改國語統一籌備會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擴大推行國語普及運動，1930 年改「注音字母」為「注音符號」確立為漢字標音符號的地位。1935 年改設「國語推行委員會」促進推動漢字注音，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後仍不改以注音符號推行國語之政策，並落實於國民義務教育之中，經數十年的努力，至今在台灣已是人人會說國語，在族群語言或方言之外，國語已成為共通語言，在青壯年層普及率已達百分之百。

「漢語拼音」則為 1956 年由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依據 Wade-Giles System 所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使用羅馬字作為漢字的標音符號，現

⁸ 國語注音符號（原名注音字母）ㄅㄆㄇㄉ，係 1918 年教育部所公布，共計 39 個字母，後來又將ㄅ分為ㄅ、ㄆ兩字母，遂為 40 個。其中聲母 24 個，韻母 16 個（含介母）。

在主要被使用於大陸地區，並為外國人學習漢語的主要標音方法。漢語拼音肇端於蘇聯共產國際推動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行動，20 年代末、30 年代初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與當時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合作研究，創制拉丁化新文字，⁹準備在中國開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1931 年經過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批准的「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與「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後，推行於華工之中，且相繼刊行書籍 47 種，10 餘萬冊。1933 年，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央積極展開「新文字運動」；1941 年 1 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宣佈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並於延安出版以新文字發行「Sin Wenz Bao (新文字報)」。1951 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時，曾向史達林提出「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的問題，並獲得「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回答。受此鼓舞，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政策轉向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亦即指向「簡化漢字與漢語拼音」的方向。

1955 年 10 月 15 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中，草案彙整出 6 種拼音方案，其中有 4 種採取漢字筆劃式，1 種是拉丁字母式，1 種是斯拉夫字母式。最後由中央開會決定採用拉丁字母式，並在國務院成立「中文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¹⁰1958 年 2 月 11 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中文拼音方案」獲得通過，並從同年的秋季開始，正式啟動「中文拼音方案」，列為全國小學生必修的課程，成為大陸地區漢字音的標音方法。¹¹

就實用性比較，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兩者使用上皆已較反切法簡便而準

⁹瞿秋白，(1929 年)《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1930 年)《中國拉丁化字母》，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

¹⁰1954 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 1600 多個各種中文拼音方案。主要有下列幾種形式：漢字筆劃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記式、圖案式、數位形式等，最後考量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等要因，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中文拼音的符號系統。

¹¹1977 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採用《中文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1982 年 8 月 1 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中文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準，標準號：ISO7098-1982。《中文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準發展成為國際標準。

確，舉實例而言：漢字中的「八」字，注音符號標音爲「八：ㄅㄨˇ」，漢語拼音標音爲「八：ba」；漢字中的「波」字，注音符號標音爲「波：ㄅㄛ」，漢語拼音標音爲「波：po」等，皆較反切法有著簡單、易懂、易記的便利特性。

三、日語文字與語音的發展

漢語與日語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語言，由於漢文化的先行發展與地理位置毗鄰的緣故，漢字東傳日本，成爲紀錄日語的工具，也成了表記日語語音的文字。日本人不僅借用漢字的形與義，而且也直接學習與使用中國漢字當時的讀音，謂之「漢語」，有別於固有的日語，亦即所謂的「和語」。辨別和語或漢語須根據漢字的讀音，而且有些字彙即使是相同的漢字，仍必須依讀音來區分。和語的讀法稱之爲「訓讀」，漢語的讀法稱爲「音讀」。例如：

音讀（漢語）

1. 道（どう：dou）、音（おん：on）、字（じ：ji）
2. 父母（ふぼ：fubo）、山川（さんせん：sansen）、練習（れんしゅう：rensyuu）

訓讀（和語）

1. 道（みち：michi）、音（おと：oto）、字（あざ：aza）
2. 父母（ちちはは：chichihaha）、山川（やまかわ：yamakawa）、手紙（てがみ：tegami）。

中國漢字音的發展有一套較完整的系統，但因爲中國的幅員廣大，方言甚多，同字詞、或同義詞發音相異的現象處處可見，加上隨著時代發展語音變遷，傳至日本的漢字音也就因傳入時代的不同、地域的差異等因素，而有了「吳音」、「漢音」與「唐音」（或稱唐宋音）的區別，其中以吳音與漢音的影響最大。而且除了吳音、漢音與唐音之外，尚有受母語語音干擾，而無法正確掌握漢字音的錯誤讀法，也因大家將錯就錯成爲「慣用音」，但慣用音與唐音因爲使用率較低，影響力不大。

（一）漢字的吳音、漢音與唐音

茲將吳音、漢音與唐音的傳遞與發展分析如下：

1. 吳音：吳音指的是約於西元 5~7 世紀左右，時代相當於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或日本大和時代後期的飛鳥時代，中國長江下游江南一帶(亦即三國時代吳國(229~280)所佔領的地域)的語音，經由高麗、百濟等地傳到日本。吳音是江南音的源頭，用於佛教與生活關係的語彙甚多。
2. 漢音：漢音指的則是約於西元 7~9 世紀左右，時代相當於為中國的隋唐、或日本的奈良時代後期、平安時代初期，由遣唐使與日本留學生等¹²傳回的漢字音，其語音主要為遣唐使與留學生等居住的長安、洛陽等地的北方音，亦即中國中原地方的發音，所以稱之為漢音。
3. 唐音：唐音又稱宋音、或唐宋音，有了前述漢音的時代背景，就可以了解唐音並非指的是唐代的音，而是遣唐使停止派遣後，日本與中國的交流中斷，直至 11 世紀左右，日本的平安時代末期、鎌倉時代初期才經由商人與僧人等以民間為主的往來恢復交流。因為當時稱中國的事物以「唐」為代稱，所以當時及其後傳入日本的字音被總稱為唐音，也是宋、元、明、清時代中國南方系統字音的總稱。由於唐音的傳入者以商人與僧人為主，因此傳入的語彙也以食物、飲食器具、文物以及與禪宗相關者居多。再者，唐音也等於傳入日本的中國近代漢字音，包括宋朝以來的元、明、清不同時代，橫跨日本的鎌倉時代、室町時代與江戶時代，時距甚長，變化既多且大，難以建構出完整的體系，也因此難與吳音、漢音，或現代以北京話音為基準的漢語進行有系統的對比分析，但卻可在日本社會流行的漢字音中舉出一些例子做為對比參考。

¹² 根據歷史記載，西元 630~894 年的 260 餘年間，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計有 16 次之多，當時派出了遣唐使、留學生、留學僧、語音學家等至唐朝（618~907）首都長安，其等所學得的發音即為漢音。

表 1 吳音、漢音、唐音常用字例字音對比表

漢字音	頭	行	經	馬	請	京	明	提
吳 音	ず	ぎょう	きょう	め	じょう	きょう	みょう	だい
漢 音	とう	こう	けい	ば	せい	けい	めい	てい
唐 音	じゅう	あん	きん	ま	しん	きん	みん	ちょう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日語所導入的漢字音含括了中國的南方音與北方音，也橫跨了超過 15 個世紀的時距。所以吳音、漢音、唐音並沒有因為哪一個較為強勢而完全替代了其他兩個，而是同時並存，最後形成官方使用漢音、民間使用吳音；上流階級使用漢音、下層階級使用吳音；漢籍方面使用漢音、佛書方面使用吳音，甚至許多常用語彙中有吳漢音並用的局面。根據林史典對「常用漢字」所作的分析調查指出，各類漢字音的佔有率分布狀況為：吳音 21%、漢音 42.7%、漢吳音 26.4%、慣用音 8.8%、唐音 0.7%。（林史典，1982）¹³，此一調查結果驗證了以上敘述的狀況至今仍然存在。

（二）方言語音對漢字音的影響

漢字是最早傳入日本的文字，所以也是日語具備文字的開始，除了漢字原有的表意功能之外，也被使用來為日語標音，紀錄其語言，例如漢字的「山」除了字義之外，也用了漢字「也麻」或「也末」來標出和語的音讀；日本最古老的歌集《萬葉集》，就是使用漢字為漢字標音。但這並不代表日語的發音就因此統一，除了前述吳音、漢音、唐音、慣用音的漢字音之外，原有的日語音，亦稱和語、或大和語，因為地形的阻隔與風俗習慣差異等因素，日本各地原本即存在著不同的音韻、語法或具地方特色的辭彙等，有些差異性之大甚至達到無法相互溝通的地步。日本學者平山輝雄在 1968 年，根據音韻的相似性將全日本的方言分為關西型音調、關東型音調、特殊音調、單一型音調、曖昧音調、崩壞音調 6 種¹⁴（渡辺実，1996：44），其中以關東型音調分布最廣，次則為關西型音調，因為以東京為核心的關東地區，與以京都、大阪為核心的關西地區，在歷史變遷過

¹³林史典(1982)〈日本の漢字〉，《日本語の世界》，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

¹⁴ 另有方言學者東条操，依據語法差異將方言分為本土與琉球，本土方言則再區分為東部方言、西部方言與九州方言等。東条操（1953）《日本方言学》，日本東京：芳川弘文館。

程中即為新舊承續的政經文化中心，在許多層面皆擁有最大的影響與傳播力量。再者，傳統的日本社會階級嚴明，知識的傳播主要存在於統治階級的武士與佛教僧侶之間，也使得漢字音以及以漢字標音的日語，在統治階級與關西、關東核心地域的強化下，產生了凝化的鞏固作用，並未受到方言語音的影響。

（三）假名與標音

如前所述漢字除了表意之外，主要的功能是作為和語的表音符號使用，這些表音功能的漢字稱為「假名」，「假」即「借」；「名」即「字」，因為只借用漢字的音和形，而不用它的意義，所以稱之為「假名」，也有臨時的文字之意，亦即與字義無關，而以表音文字的作用書寫和語的漢字為假名，日人多稱為「萬葉假名」或「真假名」，以別於後來的平假名與片假名¹⁵。然而，由於日語具有阿爾泰語系(Altaic Family)¹⁶中膠著語的特殊性，具有濃厚孤立語性格與表意文字內涵的漢字，並無法完全滿足日語使用上的需求，而且一個句型，甚或整篇文章中真名、假名並用亦顯混亂，加上假名要借用的同音漢字很多，漢字筆劃又多，使用起來實為費時耗事很不方便，所以後來日本人把假名逐漸簡化，乃在漢字的基礎上，取漢字偏旁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假名」，即現在的平假名與片假名，並以之代替漢字為日語標音，使日本漢字逐漸失去表音的功能，回歸表意的主軸。

「平假名」原本即從萬葉假名的草書體「草假名」，歷經逐次被簡化的階段後，固定成形所得的字體，而「平假名」之稱也是直到室町時代末期才為後人為其定名。平假名在平安時代時，主要是被使用於男女互贈的歌謠、私人信函等，相對於另稱為「男手（おとこで）」，亦即被用來撰寫公文書的漢字，平假名有著「女手（おんなで）」的別稱。「片假名」則是取漢字(萬葉假名)的偏旁而成，早先是作為佛經或漢文書籍（訓讀體）的標音文字，為避免與原來的漢字混淆，故

¹⁵相對於標音作用的漢字萬葉「假名」，直接沿用其形、音、義的漢字稱為「真名」，亦有正式文字的意思。萬葉假名中尚可分利用漢字的音的音假名與利用漢字的訓的訓假名。

¹⁶ 阿爾泰語系係指以阿爾泰山脈為中心，包括東邊的滿通(Manchu-Tungus，含滿州語支與通古斯語支)，中間的蒙古(Mongolic)，西邊的土耳其(Turkic：古為突厥)三大語族。日本語的起源有多種理論。許多學者認為，就語法而言，日語近似如土耳其語和蒙古語之類的阿爾泰語言，且日語在語法上與朝鮮語相似的觀點已得到廣泛的認可；但也有證據顯示日語的詞法和辭彙在史前受到南島族群語系的馬來-波利西亞語言的影響，而主張日語屬於馬來-波利西亞語系。

字體被極端的省略化。相對於真假名的「真」，片假名的「片」有著不十分、或一部分的意思，而片假名的名稱則是早在平安時代就已開始被使用了。(金田弘・和田利政，2003：50~51)。現在的片假名則主要用於外來語(不含漢語)、外國語音、外國的地名與人名、擬聲語、擬態語的表記等。

(四) 近代日本的新文字運動與羅馬字

語言文字的變化對應著使用者所屬社會的實際需求，其或因經濟生活、或因政治活動、或因宗教傳播、或因學術研究等動能的催化，每每使語言文字進入不同層次的變動期。

1. 日語羅馬字的起源

16 世紀中期天主教耶穌會教士除了在中國傳教之外，也到達了日本，且在 1549 年耶穌會教士聖・沙勿略 (St. Francisco de Xavier 1506~1552) 登上日本開始傳教的 40 年後，日本就已經出現許多以「日語羅馬字」所編撰的書籍，書籍的範圍不僅包括提供外國教士學習日語的教科書、辭典與文法書，也涵蓋了宗教與日本文學等。例如：1591 年的《諸聖徒之作業》、1592 年的《聖教要理》、《信心錄》、1593 年的《平家物語》、《伊索寓言》、1595 年的《拉葡日辭典》、1598 年的《落葉集》、1603 年的《日葡辭書》、1604 年的《日本文典》等等。其中學習日語的相關書籍，以羅馬字標音，且是最早使用拉丁文法有系統地紀錄日語的著作，為研究日本語言文字發展過程的重要材料。

17 世紀初日本進入鎖國時代，禁止西洋教士在日本傳教，日本與西洋文化的接觸幾乎中斷，惟獨在長崎一地，保留下與荷蘭人交流的特定管道¹⁷。在實用型知識的學習交流過程中，18 世紀裡也有部分日本人依據 50 音圖編製的日語羅馬字的相關文獻，例如 1746 年青木昆陽的《和蘭文字略考》、1788 年大槻玄澤的《蘭學階梯》等。也已有吸收洋學而對漢字提出批判者，如新井白石、西川如見、森島忠良、本多利明等人。其中新井白石在其著作《西洋紀聞》(1715)

¹⁷ 由於天主教的傳播，其教義威脅到幕府與地方藩主的統治，1612 年幕府下達禁教令，1639 年禁止葡萄牙等國船隻入港，進行鎖國，獨留長崎一港允許中國人與荷蘭人通商。

中已提及：「西洋字母僅二十餘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其妙天下無遺音。而漢之文字萬有餘，非強識之人，不能背誦。且猶有有聲無字者。雖云多，有不可盡所，徒費其心力。……」，其另一著作《東雅》（1717）也指出「日本的語言和漢字是主客顛倒」。¹⁸這些敘述使得新井白石在明治時代引進西洋近代語言學，表音文字優於表意文字的見解佔上風之後，新井白石於是被贊同者視為先知。（何群雄，2001：220）

2. 神代文字說與新文字運動

除了對漢字的反動之外，由反動所誘發的國族意識逐漸擴張，甚至趨向神話。例如：有名為諦忍的僧人認為：「天照大神傳授四十七言，大己貴尊、天八意命¹⁹，『製作神代文字』」²⁰；學者本居宣長則主張排儒佛、歸古道，倡導「皇國正音」²¹；平田篤胤²²則致力研究「神代文字說」，以證明漢字傳入以前日本曾有過自己的文字。其後，更有極端者提出，他國文字也都出自於神代文字的相關論說。諸如上述具有強烈國族意識的語言文字觀一波接一波的出現後，加上江戶時代晚期²³受到西洋文化與東亞政治變動的直接衝擊，使得進入明治時代之後，在以西洋文化為標的的「文明開化」風潮的推波助瀾下，終於化身成為「新文字運動」。

3. 漢字・假名・羅馬字的論戰

明治時代，漢字興廢的爭論搬上了檯面。1877 年之後，以文字改革為宗旨

¹⁸新井白石的著作《西洋紀聞》與《東雅》，雖然完成於 1715 年與 1717 年，但公開出版則是遲至 1882 年與 1903 年。

¹⁹根據日本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記載：天照大神（あまてらすのおおかみこと）為天上世界最尊貴的太陽神，他的子孫降臨日本建立了大和朝廷，所以天照大神是日本天皇的祖先，日本是神國，日本人是神的子孫。而「大己貴尊」與「天八意命」皆為日本古代傳說中的神名。

²⁰ 諦忍（1763）《以呂波問辨》。

²¹ 「皇國正音」意指由純粹、雅正的五十音所構成的日本古代語言。本居宣長（1785）《漢字三音考》。

²²平田篤胤（1776~1843），於 1819 年完成著作《神字日文傳》、《古事徵》。

²³ 日本的江戶時代又稱德川幕府時代約計 230 年左右。德川家康戰勝群雄之後，於 1603 年將幕府所在地設置於江戶（現在的東京日本橋一帶），開創了以德川家為核心的德川幕府的時代，直至 1867 年當時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將政權歸還朝廷，還政於明治天皇為止。

的團體次第成立，1883 年「假名之友」、「伊呂波會」、「伊呂波文會」²⁴三會合併成為「假名之會」，1884 年主張廢除採行至今為止的日語書寫文字，改用羅馬字的「羅馬字會」也隨後成立，使得維護漢字、採用假名、以及使用羅馬字等不同意見的文字改革論戰在新聞雜誌上猛烈開打。1899 年主張廢漢字，用假名，制定新文法，且終身致力文字改革的前島密當上了帝國教育會文字改良部部長，漢字興廢與文字改革的議題正式進入了政府體系。

支持假名或支持羅馬字雖然皆有其支持者，但各自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與衝突。「假名之會」雖由三會合併而成，但意見並未融合一致且仍各自發行雜誌，最後乃分成主張採用歷史假名用法與按當時口語實際發音修改假名用法的兩大派。羅馬字會內部也有支持採用英語式輔音與義大利語式原音，不依假名而依據當時受過普通教育的東京地區中等階層人士的實際發音所編寫的「平文式日語羅馬字方案」，以及支持依據日語的音韻體系設計的「日本式羅馬字方案」，²⁵最後也分裂成兩大派。另外尚有主張改用英語，以及創造新和字的激進派，但最後皆礙於實際環境的各種困難無法克服，終致不了了之。反倒是採行實用路線，並付諸於小學教科書與報紙撰稿中執行，最後借政府之力推動改革，成為國家語言政策的「減少使用漢字派」²⁶獲得後來居上的實際成果。

4.新文字運動的政策化

1900 年 1 月 26 日帝國教育會會長辻新次向內閣與國會遞交〈關於改良文字、語言、文體的請願書〉，同年 12 月國會向政府提出〈關於改良文字、語言、文體的建議〉，1902 年文部省(即教育部)內正式設立「日語調查委員會」，語言文字的改革工作進入新的階段，原本焦點在外部的文字改革爭論，也轉化成政府

²⁴ 伊呂波(或寫作以呂波等)，亦以假名寫做「いろは(i ro ha)」，係指假名的一種排列順序，相當於英語的 ABC，故常被用為代表假名的另一種指稱。

²⁵ 「平文式日語羅馬字方案」為羅馬字會寫法調查委員會中的外山正一等 6 名方案起草委員所提，為了推廣，請美國傳教士 J.C 平文(J.C. Hepburn 1815~1911) 將方案用於其所編的著名《和英語林集成》(1886 年、第三版)，故而得名。「日本式羅馬字方案」則為物理學家田中館愛橘依據日語的音韻體系(亦即依照假名的五十音圖)所設計。

²⁶ 主張減少使用漢字的人士當中，有許多為 19 世紀後期與 20 世紀前期，具有重要影響力且身居要職的重要人物，如福澤諭吉、加藤宏之、原敬等。

內部的意見衝突與實力拉鋸。最後獲得妥協並付諸實施的政策則是最實用且較無爭議的「限制漢字字數」與「漢字簡化」，並從字數、音訓（讀音）和字型三方面著手進行。1923年在《官報》上發表1,962字的〈常用漢字表〉與154個簡化字，並規定「本表沒有的漢字用假名寫，代詞、副詞、連詞、感嘆詞、助詞儘量用假名書寫」；²⁷文部省也決定此後編撰所有小學教科書皆須以此表為基準。1942年在檢討〈常用漢字表〉後又通過〈標準漢字表〉，〈標準漢字表〉包括常用漢字1,134個、準常用漢字1,320個、特別漢字74個，總計2,528字，其中含簡體字142個。²⁸此後文字改革工作就在漢字的增刪中渡過，第二次大戰後日本佔領軍總司令部也插上一腳，曾下達將漢字限制在1,500字以內，外語和數學的教科書用羅馬字編寫等的相關指令，甚至也出現過勸告日本「廢除漢字使用羅馬字」的建議報告書。1946年11月內閣訓令公佈了新修正擁有1,850個字的〈當用漢字表〉與〈現代假名用法〉；然而最後定案則是擁有1,945字的〈常用漢字表〉，並於1981年的內閣訓令中公佈實施至今。而日語羅馬字發展至今終究無法取代漢字或假名成為日本的新文字，但也在日語標音的功能上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只是最後採取的是平文式與日本式，以及由日本式修改而來的訓令式的3種日語羅馬字皆可的並行方式。

5. 日語文同時混用多種文字的特殊性

假名雖然起源於漢字，但它是表音文字，著重於與漢字搭配使用，這亦使得日本的漢字在假名漢字混合文體中使用，造就出異於漢語漢字單一文字體系的特殊性；近代在西化的過程中亦再創出日語羅馬字等的表音文字，造就了現代日語文同時混用多種文字的特殊性。

日本學者笹原宏之在其著作《日本の漢字》中，舉出數個現代日本社會常用的句型來輔助說明現代日語文同時混用多種文字的特性，本文擇其較具代表

²⁷ 後來經協商修正：包括增減百餘字；專有名詞表內所無之字得以用漢字書寫；除中國以外，外國的人名、地名必須用假名書寫；外來語用假名書寫等規定。

²⁸ 「常用漢字」指與生活關係密切，使用頻率高，要求小學生能讀會寫的字。「準常用漢字」指使用頻率略低，於義務教育中只要求會讀，不要求會寫，寫的時候可以用假名的字。「特別漢字」指在皇室典範、帝國憲法、歷代天皇的諡號、全文出現於國定教科書的詔敕等特別文書中，為常用漢字與準常用漢字以外的字。

性的兩個有趣的句型供大家參考：（笹原宏之，2006）

1. 今年の X'mas には、 α のプレゼントがしたい。

此一日語句型所使用的字體計 5 有種之多，包括：

漢字：今年 ； 平假名：の、に、は、が、し、た、い

片假名：プ、レ、ゼ、ン、ト ；羅馬字：X、m、a、s

希臘字： α

2. 英語 II では 2 月に 二つの課題が 出る。

此一日語句型所使用的數字字體計 3 有種之多，包括：

漢數字：二 ； 阿拉伯數字：2 ； 羅馬數字：II

除了文體中混用多種文字的特殊性之外，與文體相連相映的語體所受影響亦不小，從日語吸收其它語言文化的過程中，吾等可以發現漢語的語音直接從日文漢字的音讀中獲得展現，而在西化的過程中，如アルバイ（德:arbeit 工讀）、ガソリン（英:gasoline 汽油）、クリスト(或キリスト，英:christ 基督)、ナフタリン（德:naphthalin 樟腦丸）、マスター（英:master 主人）、メトロ（法:metro 地下鐵）等等，來自歐美的語言直接音讀，在文字上則以片假名展現。另外尚有外來語與外來語、或外來語與和語、乃至於外來語與漢語混用混種的和製語彙，例如：日本社會中，最近常被探討的新社群「フリーター」，即是由德語的 Free Arbeiter 所直接音譯成爲フリー・アルバイター，再經合成減縮而來，意指不願受拘束、非正式固定工作的自由工作者；另外所謂的「ニート」是由英語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各取主要詞彙的第一個字母合爲「NEET」，用日語直接讀爲ニート，意指沒上學受教育、沒工作、沒受訓練，典型的社會米

蟲。由此可知，日語中含有和語、漢語、外來語、混種語等的多樣語種，故語種的多樣性也成為現代日語的特性之一。

四、中日語言語音與文字發展的對比

歸納而言，中國的漢字起源甚早，並根據六書原理與實用性原則，逐步發展成為一套成熟、單一旦完整的文字體系，雖然漢字為表意文字，但仍然有效的紀錄數千年來漢語及其語音的發展，直到進入 20 世紀後才為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取代了反切法為漢語標音的功能。日本則由於直至公元 4、5 世紀之前，尚未能發展出自己的文字，而從中國傳入漢字來為日語標音與紀錄，由於所屬語系不同，語法結構相異，使得具阿爾泰語系中膠著語特性的日語，搭配具有濃厚孤立語性格與表意文字內涵的漢字，在實際需求面上兩者難以完全契合。所以日本人乃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符合其語言需求的表音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配合漢字一起使用。

近代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中日兩國均皆先後產生語言文字的改革運動，乃至於成為新文字運動，而且各自創出符合本國語言的標音文字，中國有以漢字偏旁創出的「注音符號」，以及以羅馬字創出的「漢語拼音」兩套系統，其基本上的功能乃在於為漢字標音；日本亦以羅馬字創出「平文式」、「日本式」、「訓令式」三套大同小異的「日語羅馬字」為日語標音。故無論中日兩國近代各自推行新文字運動的目的為何，結果皆未能達成以新字取代舊字的目標，而所創出的新字「注音符號、漢語拼音」與「日語羅馬字」的主要功能也在為各自的語言標音。

源出自漢字系統的日語文字，經過 1600 年的變遷，至今已發展出包括漢字、平假名、片假名、日語羅馬字(或如笹原宏之所指，另可包含阿拉伯數字、希臘數字)等的多文字系統，混合使用在一個句子或一篇文章中，亦即具有同時混用多種文字的特殊性。而其在近代文字改革運動中雖然並沒有達成以新文字取代舊文字，尤其是廢除使用漢字的目標，但卻也作成了限制漢字字數與簡化漢字的文字改革，使日語文同時混用多種文字與語種的特殊性得以更加彰顯。

相對於此，有著 4000 年以上歷史的漢語言文字，雖然也經過文字改革運動，也創造出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的兩套標音系統，中國大陸與台灣也有著使用簡化字與繁體字的差異，但基本上在文體書寫的表現上仍然是一套漢字走天下，²⁹並未把標音的注音符號或漢語拼音如同日語般運用在文體的表現上。然而，經過近代東西文化與中日文化的交流，中國的語文詞彙也受到不少外來的影響，例如：將「humor」讀做「幽默」、將「MacDonald」讀做「麥當勞」、或將日文直接以漢字及漢語語音來呈現，如「空港」、「漫畫」、「軟着路」等等。與日語不同的是外來文化用語亦皆以傳統且單一的漢字與漢語來表現。所以，中日兩國的文字體系，雖然係出同源卻因所屬語系的不同而有迥然相異的發展過程與結果。

²⁹ 12345 的阿拉伯數字已是世界上共通的數字，而非特定國家或區域所具有的獨特文字，故此未將之視為中文文章表現裡與漢字混用的特殊文字體系。

參考文獻

- 1.丁光贊編(日期未明)《日文漢語手冊》，(地點不明)：百泉出版社。
- 2.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選編(1987)《日語教學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3.李大遂(2003)《簡明實用漢字學（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4.李梵(2005)《漢字簡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 5.何華珍(2004)《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6.何群雄(2001)《漢字在日本》，香港：商務印書館。
- 7.何繼昉(2004)《漢語語源學》，重慶：重慶出版社。
- 8.金田一春彥(1985)《日語的特點》，北京：北京出版社。
- 9.邵榮芬(1979)《漢語語音史講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10.周有光(1961)《漢字改革概論(修訂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11.唐作藩(1958)《漢語音韻學常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2.程雨民(2003)《漢語字基語法—語素層造句的理論和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13.黃錦章、劉焱(2004)《對外漢語教學中的理論和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14.黃華章(2004)《華人的日語語音學》，台北：致良出版社。
- 15.陳復華(1983)《漢語音韻學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16.常瀛生(1984)《日語讀音指南》，北京：知識出版社。
- 17.趙金銘、崔希亮(1997)《新視角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18.編輯小組(1973)《日語漢字讀音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 19.魯寶元(2005)《日漢語言對比研究與對日漢語教學》，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20.續三義(2000)《對日漢語語音教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21.張其昀(2005)《漢字學基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2.坂本英子(1990)《從華語看日本漢語的發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23.重印史料：《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重印。
- 2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2004)《國音學》，台北：正中書局，6

版。

- 25.文化庁日本語教育研究資料(2001)《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日本東京：文化庁。
- 26.文化庁日本語教育研究資料(2001)《漢字音読語の日中対応》，日本東京：文化庁。
- 27.大野晋(1994)《日本語の起源（新版）》，日本東京：岩波書店。
- 28.笹原広之(2006)《日本の漢字》，日本東京：岩波書店。
- 29.渡辺実(1996)《日本語概説》，日本東京：岩波書店。
- 30.金田弘、和田利政(2003)《国語要説（五訂版）》，日本東京：大日本図書。
- 34.彭飛(2003)《日本語の特徴》，日本東京：凡人社。
- 35.羅常培（1930）《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